



展示民族风采 挖掘文化价值 推动产业发展 增强民族自信
独特 贴近 多彩 示范

手指上的秘密

——天柱县邦洞镇牲畜市场的“无语贸易”

图/金可文 文/吴国雄

在天柱县邦洞镇牲畜市场,有一种特殊的手法,由“勾”“扳”“缠”“引”“捏”组成,是邦洞牛市上交易的秘密手法。

这里的牛市交易在全国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牛客们来自广东、浙江、四川,最主要还是来自湘黔一带。这里最独特之处就是没有赤裸裸的喊价声。问价还价全靠手捏,双方的手法不断变换,价钱也随之发生变化,讨价还价全靠变化多样的“捏”,一切都是在默默无语中悄悄进行着,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内里却已是腥风血雨了,脸上表情的不屑、失望、满意、惊喜全表现在手指一屈一伸中,而牛则在旁边静静的待着或看着自己的主人,全然不知自己马上就要易主了。

交易时手指的“捏”法是有规律的,并且具有形象化,同一个手指因牛的价值不同而捏法不同,通常情况下,捏一个手指表示一个单位,捏两个手指表示两个单位……以此类推,价的数额就根据市场行情而定,比如说现在的牛的单位都是以“千”为计,如果捏五个手指,那么对方就应该明白这头牛的价格是5000元,当然,价格是千变万化的,当价格遇到六、七、八、九时,手指的捏法就发生了变化,比如“八”就是张开食指和拇指,其余的三指屈于掌心,其他每一个数都有固定的捏法。

然而,在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还保留着这一独特的全国仅有的“无语贸易”。

红七军榕江大捷与『三个第一』

通讯员 莫新华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两次进入黔东南,转战从江、榕江、黎平县境,写下军民、民拥军,共同对敌、打击军阀的战斗诗篇。红军所到之处,传播革命真理,实践党的民族政策,播撒革命火种,在苗侗各族人民的支援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在党的光辉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红七军转战榕江留下影响深远的“三个第一”,在贵州现代革命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1929年12月,由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韦拔群、陈豪人、雷经天等人领导举行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邓小平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全军辖三个纵队,人数4000多人。起义后即遭受敌人围攻,因连续作战,伤亡很大,弹药物资被敌人抢掠,物资匮乏,弹药不足,人员需要休整补充,给养需要添加补给,1930年4月,红七军决定离开广西,向贵州进军,攻打王家烈囤积军械粮草要地——榕江县城。

榕江城旧称古州,“清雍正七年始行开辟,定名为古州”,位于都柳江畔,有“黔省东南锁钥,苗疆第一要区”之称,曾是清朝贵州四大军事重镇之一。它三面临水,城西靠山,水运便利,历为黔桂水上交通枢纽,商业贸易颇为发达,是黔南重镇、鱼米之乡。时为国民党25军军长、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后勤基地,囤积有大量的军用物资,王家烈把妻子万淑芬和儿子也安排居住在榕江城内。为争夺对湘西的控制权,此时王家烈率黔军主力正在湘黔边境忙与湖南军阀何健大动干戈,只留下兵力不全的一个团驻守榕江。4月28日,红七军军部及所辖第一、第二纵队3000多人(第三纵队队长韦拔群及其所属部队仍留守东兰根据地)在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的率领下,经荔波,从从江县长牛、百朵等月亮山区进入榕江加宜、九秋,29日抵达城南15公里的腊西寨。4月30日,红七军兵分三路进逼县城,对县城形成三面包围之势,西山寺战斗首先打响,拉开了攻克榕江城的序幕。上午9点时分,在城南指挥攻城张云逸军长发出了总攻命令。霎时,三路红军一齐开火,硝烟弥漫了整个城头。此时守城兵力只有国民党黔军25军副师长史远勋率黄生源团和县团法警700余人,但古城城是用质地坚硬的红砂石“建筑城垣”,设有箭楼和炮台,有“坚如磐石,固若金汤”之称。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发起多次进攻均未奏效,经过3小时激战,攻城未下,为减少伤亡,红七军暂停进攻,双方形成对峙胶着状态。关键时刻,李明瑞、张云逸、李谦(一纵队司令员)等首长亲临前沿阵地,认真观察敌情,然后召开会议,分析战斗形势和敌我力量,制定了佯攻东门、重点进攻城南和城西北的攻城新方案,军部还提出了“攻下榕江城,庆祝‘五一’”的战斗口号,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热情,李明瑞总指挥指派军部特务连连长李天佑担任攻城突击队队长。在后部队陆续到齐后,张云逸军长发出命令,由一纵队主攻,二纵队佯攻,下午3时,红军多路突击队发起猛攻。此时,城郊附近的各族群众,在红军的宣传教育下,听说是打“坐镇师长”史远勋的,纷纷前来支援红军,有的为红军送来梯和梯子器材,有的为红军护理伤员、抬担架和掩埋烈士尸体。甚至有一些妇女身背小孩,前往阵地为红军送水送饭,红军战士深受鼓舞。在炮火机枪的掩护下,东门攻城部队首先发起猛烈进攻,城南、西北主攻后展开,特务连连长李天佑(1955年上将军衔,总参部副总参谋长)带着突击队冲向枪弹密集的水洞卡城墙,挥舞大刀,手持短枪,奋力登上爬墙的云梯,他率部第一个在城南打开缺口,占领城头。随后大部队涌入城内,与敌展开肉搏战,敌副师长史远勋眼看大势不妙,带着残兵100多人向黎平方向溃逃。年仅16岁、攻破城门的特务连连长李天佑被总指挥李明瑞夸奖为“红七军中的小老虎连长!”。下午6时,战斗全部结束,在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红七军军旗高高飘扬在榕江城头。

榕江战斗,红七军歼敌500余人,缴获步枪600余支,子弹十万余发,大炮2门,无线电台一部(当时贵州仅有2部,1部在贵阳),驮马500多匹以及其他许多军用物资。在战斗中,红军伤亡300余人,连长杨光,排长徐汉章,战士黄汉琪、阮金辉、卢金荣,梁泉等壮烈牺牲。

5月1日上午,榕江地方商会人士推举代表将各商号老板帮助筹集的两万多银元送到军部献给红军,李明瑞、陈豪人等亲自接见表示谢意。9时,云消雾散,阳光灿烂,红七军政治部在县城镇台衙门广场(今五榕广场),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红军攻克榕江庆祝大会。到会各族群众和红军将士近万人,个个喜气洋洋,兴高采烈。红军宣传革命真理,号召全体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会上红军还把没收大地主龙三元的财物分给群众,群众心情激动,欢欣鼓舞,当即有数十名热血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红七军在榕江筹得军饷十万余元,休整三天后,携带着战利品,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兵分两路沿都柳江顺流而下,向从江、广西进发。

“春季里来百花香,红军到来打榕江,三声大炮轰南门,坐镇师长逃车江。夏季里来柳丝长,红军进城安民忙,‘五一’召开庆祝会,军民同欢情谊长。秋季里来桂花香,团防局长把命丧,又分地主物产米,群众个个喜洋洋。冬季里来白茫茫,红军走后人遭殃,王家烈把榕城占,红军恩情似水长。”这首在榕江县广为流传的《四季歌》反映了红七军转战榕江的情形,表达了榕江人民对红军的深切爱戴和怀念。

红七军是最先进入贵州开展革命活动的红军部队。红七军在黎、从、榕发展人民武装,创建红色政权,打击军阀劣绅的系列革命活动在贵州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的活动内容及其革命思想,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对启发各族劳苦群众的革命觉悟,鼓舞人们的革命信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它给黔东南各族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不仅打击了黔桂军阀的反动统治,扩大了红七军的政治影响,而且使全体指战员经受了一次战斗洗礼,提高了战斗素质。榕江战斗是红七军建军以来取得的第一次最大胜利(也是红七军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榕江是红军入黔攻占的第一个县城;红七军在榕江召开的“五一”庆祝庆功大会是贵州省最早、规模最大的“五一”庆祝集会。这“三个第一”使得红七军转战榕江的革命活动在贵州现代革命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贵州现代革命史》将“红七军攻克黔东南”列为第二讲,对其重要意义和作用予以肯定。《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将“红七军在黔南、黔东南开展的革命活动”列为第三章第一节编写,对红七军转战从江、榕江、黎平县,特别是榕江战斗和“五一”庆祝集会给予了翔实记述。《贵州政协报》载:“曾参加此战的后来成长为共和国大将、上将、中将、少将的红七军将士,都高度评价了榕江之战,认为此战是百色起义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大事记》将其列为1930年大事记述:“红七军在榕江县城召开有8000多人参加的盛大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是贵州省首次公开庆祝劳动人民的节日。”

滔滔都柳江,巍巍月亮山,见证了当年红军的英雄业绩,岁月沧桑,九十年后的今天,在这片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过积极贡献、曾经抛洒过英雄热血的神奇的熟土——榕江革命老区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黔东南人民永远铭记红七军的英雄业绩,红军精神一直并将永远成为苗侗各族人民在迈步新征程中团结奋进、赶超突围的强大精神力量。



交易红火



讨价还价



指尖秘密

下司“清酸汤”传奇

通讯员 杨育泽

酸汤,是苗族最具有代表性的菜肴,所以,黔东南山区民间有“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拐穿”之说。

关于酸汤的起源,各地有着多种说法。而在下司的传说中,“清酸汤”则起源于清水江航运黄金时期,距今已有一两百年。

那时,承载江西、浙江、福建、“两广”和“两湖”货物的千百船只由东而来,于此起岸,然后进入黔滇,而云贵两省的土特产品集中到下司之后,亦由船只运达湖南洪江、常德,再过洞庭湖直达武汉、江浙。据说,当时从湖南洪江逆水行舟到达下司,一般需要15天的行程。然而,由于江上往来船只密集,生活垃圾全部倒入江中,随处可见从上游漂流下来的污物,河水受污较大,加上江水时常暴涨,所以,船上的饮用水必须自备。

于是,为了节约用水,船夫们经常将淘米水和洗菜水等,用水坛子积存下来,下次再用。

但是,时间一长,船夫们发觉用积存水煮出来的菜,竟有一种酸溜溜的味道。

开始时,大家很不习惯,有些人甚至产生呕吐感觉。然而,船上条件毕竟有限,只要吃了不死人,人们也就“入

船随俗”。但接下来奇怪的是,船夫们都觉得吃了这种酸水,非但不生病,反而对这种酸味产生依赖,以至于没了酸味还吃不下饭。

久而久之,船夫们便发现这种酸味来自于积存水的自然发酵。它发酵时间不宜过长,以2至3天为佳。不然,过长发酵就会发臭。于是,大家用存水煮菜渐成习惯,最初的清酸——“存水酸”便出现了。

再后,“存水酸”逐渐在清水江沿岸流传开来。其中,下司作为大码头,自然成为“存水酸”的登陆之地,进入了厨房。

随后,“存水酸”在下司越传越广。人们在常年的实践中,又逐渐掌握到用淘米水起酸的工艺,这使得汤液比以前更加清亮纯正,因而称叫“清酸”。

以后,又经过长期的摸索,聪明的下司人终于总结出“延用酸根,勤添米水,稳

定温度、高温杀菌、避免油污”等一套工艺。这种工艺,保持了清酸的稳定。

下司人都很注意护养自家的酸汤。因为她们知道,不护养的话,酸汤就会酸败,失去酸香味而变坏、变臭。因此,她们经常添加热米汤。

当然,“清酸”汤液有了,但这只是吊汤的基础原料。要想煮成上口的酸汤,还得有小白菜、瓜果、豇豆、西红柿、豆芽等新鲜蔬菜,乃至在酸味浓淡的调兑、菜素的搭配、佐料的选用、材料入锅的先后以及煮沸时间的长短等,都得有讲究。也因此,下司家家的酸汤菜端上桌来,汤汁如潭、菜素黄亮、酸香沁人、鲜辣爽口。

至此,“存水酸”在下司演变成一道独特的“清酸”美味,飘香一地。

“清酸”汤虽为常品,但它在下司已经衍生出一道神秘的文化,有着一些不成文的民间规矩。首先,人们相互讨要时,讨

要者不能揭坛自舀,而必须由送者揭坛舀给;其次,讨要者只能说“要”或“找”,不能带有“请”字。要是说了,或许遭到送者的婉拒;再次,讨要者取得后,不能道谢,转身就走。要是谢了,送者也会不高兴。人们认为,酸汤既然是最为普通的品料,不足为谢,礼请反而有伤人格。

说起下司酸汤的出名,还得感谢过去的几位老阿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随着下司成为湘黔公路上的一个重镇,往来就餐的旅客真是不少。“桥头合作饭店”的这几位老阿姨把酸汤煮得汤清菜亮,煮出几大桶,任随顾客们取食。于是,“到下司桥头吃酸汤”成为来往旅客挂在嘴上最多的一句话,从而一传十,十传百。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对蒸煎炖炒的大鱼大肉已经感到腻味,精明的下司人于是推出清酸煮鱼、酸汤烧肉等火锅餐。这种煮法,食而不腻,饱而不厌,所以食客们蜂拥而至。由此,下司餐饮业再次蓬勃兴盛,由店而楼、而庄、而城、而街。每日,小车如梭,食客熙攘,座无虚席,逐渐将酸汤臻成品牌。人们只要提起下司,就会想起酸汤鱼;只要想吃酸汤鱼,就会想到下司。“酸汤鱼”因此成为下司的代名词。